

國共內戰期跨海尋夫記

蘇慧芳

一九四八年秋，國共內戰方殷，為了兒女安危，攜帶三歲長女和剛出生的二女遠回家鄉避戰，千千萬萬避戰的人在首都南京下關長江邊爭取西航船位時，只能乘小木船到江心上船，好不容易在艙走道上找到空地作為坐臥處，夜晚還要防範過路人的踐踏，真是苦不勘言。從漢口改乘火車到長沙，再坐那隨時都會拋錨的老爺卡車到家鄉貴州貴陽。

三個月後得知外子已隨中央政府遷往廣州，隻身南下廣州與夫相會時，又順道去香港訪友，半年後隨夫抽暇返回貴陽探親，未料不及一週，外子接獲急電立即飛返廣州任所。兩個月後外子又隨政府北遷重慶，我也另從貴陽北上，相聚僅一個月，我夫隨政府西遷成都時，竟不及與我話別，此後我夫去了哪裏？我就全然不知了。

兩個月後的一九五〇年的二月，我的獨子在貴陽誕生，他長到半歲時，意外地接到從香港拍來急電，要我攜兒女去香港團聚。中共建政後對人民的行動管制甚嚴，如要遠行必須申請路條，我在艱困中求到具有政府信任的兩家殷實商號保證我必須按時返回原住所，獲得路條後上路。那時國內秩序尚未恢復，盜匪橫行，要想攜兒帶女安渡千山萬水到達目的地，可說難於上青天，經與家人苦心籌畫後，決定留下僅一歲的二女兒，便牽著三歲的長女和抱著半歲的獨子冒險上路。

週詳計劃後，搭上一輛破舊卡車從貴陽北上重慶，為了躲避攔路的土匪，有時須改在夜間行走，經過四天翻山越嶺的顛簸難行，好不容易在萬寂燈火中到達重慶南岸海棠溪鎮上。想不到重慶南北兩岸長江邊上，早已聚集了千千萬萬等候乘船東下返鄉的人羣，眼見他們自行在岸邊起火煮飯、燒菜，餐風露宿多日等候船期的焦灼狀態，使我遠行的心冷了半載。我在找不到旅社住宿的惶恐不安心情下，只好硬著頭皮挨家挨戶去乞求人家給個方便，作打游擊式的借宿。

一週後，正在躊躇是否放棄遠行尋夫計劃之際，天無絕人之路，竟遇上一位好心婦人，她看見我拖兒帶女的一幅狼狽相，便一掬同情之淚，千方百計為我買到一張難能可貴的船票，使我在驚濤駭浪中到了漢口，又費了好幾天工夫買到南下廣州的火

綜合園地

車票，廣州是我路條所准許的末站。想起一路走來所受到的嚴厲盤查和糾纏，至今仍顫慄不已。

我的另一件更艱困的事是從家鄉貴陽第一天出發後幾個小時發生的，那件事幾乎使我的精神崩潰。途中抱在胸前的嬰兒嘔吐，以為是車輛行進抖動所致，未加注意。夜晚嬰兒高燒不退，究竟應該回程返家或是繼續行程？真令我神魂顛倒，不知所措。經四處打聽，這遵義縣有個基督教的外國牧師能治病，我便不住禱告求神賜我兒平安，趁星期日清晨火速前往教堂，牧師正在講道，我只好最後一排坐位上抱著嬰兒打盹等候。忽覺冥冥中有股力量推醒我，教堂中已人去堂空，牧師已在收拾經書正要離去，我立即求他為我兒治病，他領我到他的辦公室診視後立即配藥服下就匆匆上車繼續行程，晚間夜宿時，我兒便止吐退燒了。

如何能從廣州偷渡到香港，又是另外一個難題。我不會說粵語，經當地友人僱到一位可靠十分善良的人用腳踏車載我母子三人從深圳過河到香港，長女坐在車前橫槓上，我抱著嬰兒坐在車後的鐵架上，在驚險萬狀中渡到半途時，突遭後面岸上共軍的追擊，槍聲響起，嚇得我魂飛魄散，只好戰戰兢兢地閉上眼睛緊靠車伕後背往前衝向河邊上岸。這位厚道的車伕很技巧的為我這個外江老，騙過香港嚴厲的盤查，有幸進入香港，他真是我的一位恩人。

到了香港未見外子蹤影，友人在我驚惶中告知我夫遠在台灣，安排我暫住在九龍新界附近，沙田曾家大屋一個大雜院中一位鄉長家中。旬日之後，經過兩天的海航到了台灣，驚喜終於跨海找到了一別經年的丈夫。

今天我夫妻已溜進耄耋之年，回憶這段跨海尋夫的苦難，不禁產生〈感時花濺淚之歎〉。擱筆之時又忽然想起印度大文豪泰戈爾的一句話〈人生就是一場對苦難的奮鬥〉我算是經歷過來了。

所幸我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上述苦難都是神保守我度過的，今後我當慎守基督的指示——將一切苦難拋給祂，自己坦然過著神賜給我的喜樂生活，阿門！

